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七十二回 道人寄言巡撫奏章 閣老知人英雄善任

話說馬雄來結果謝亞福的性命，忽見白眉道人走出來喝止道：「馬雄休得喪他性命，本師與他還有話說。」謝亞福聞言，急抬頭一看，見是白眉道人，因帶怒說道：「白眉師叔，你老人家縱徒行兇，不顧同道，與我有什麼話說，請趕快說了罷！」白眉道人道：「本師倒非縱徒行兇，爾家至善禪師才是居心偏護。胡惠乾那種無法無天殘害百姓，爾家至善，不說他徒弟橫行霸道，反怪人與他為難，還要使你們前來報仇，爾等今又打敗，我不叫我徒弟傷爾性命。爾可趕快回去，與爾家至善說知，就說我知會他，叫他及早回心，好好約束徒弟，不得再行霸道。若他不信，就叫他擇定日期，送個信來，或他到廣東會我，或我去福建會他，與他兩人比試比試。他若勝得我一拳一腳，我便拜他為師；若勝不得我，就叫他立刻身死，以代天下後世除害，爾可速回，叫他隨時給我信息。」謝亞福聽了這番話，心中大怒，恨不能爬起來，就此一拳將白眉道人打死，才出心頭之恨。奈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已為馬雄打傷，不但此時不能動彈，便終身也同廢人一般，只得恨恨的說道：「白眉你不要把話說滿了，難道我師還怕你不成？我此次回去，定然將你這話告知我師，使我師前來會你，那時將你打敗，你可不要後悔。」白眉道人道：「就此一言，永無後悔，叫他速速前來便了。爾雖被我徒弟打傷，不但不致送命，還可以行走，不過不能與人廝殺，再也逞強不來罷了。爾休要再費心思，就此回去也罷。」說畢，白眉道人即帶了馬雄、方魁與高進忠三人進入禪房。這裡謝亞福見他們已走進去，只得爬起來，狼狽而去。那中軍在旁，帶領著數口親兵，見謝亞福獨自頹然離去，也不與他為難，因聽見白眉道人，叫他回福建去，所以不加阻攔。謝亞福出得西禪寺門，真是個好一場沒趣，悶悶的一個人回轉客寓，當即算明房飯錢，即日攜了包裹，走出城僱了一隻渡船，直望福建少林寺而去，與他師父報信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白眉道人，羞辱謝亞福回轉福建去，請他師父至善禪師，當下又與高進忠道：「你此時回轉撫轅，給我代向撫臺大人請安，就說我著你轉稟，童千斤現已打死，謝亞福亦復受傷，終身成為殘廢，現在使他傳知至善禪師前來，我與他比試。料他斷不肯來，必然約我前去，那時我到了福建，必然將他少林寺破去，免得留著他偏護門徒，為天下之害。雖然我已約定了五枚與馮道德，不日即可前來，但少林寺內，武藝高強、本領出眾的，甚為不少，僅靠我等三人及爾眾人，恐怕不能與他對敵，請撫臺具奏進京，速請旨另派數人即日出京，趕到此地，一俟至善禪師來信，我等就可前去破寺，為這世上除害。不然，若不將這少林寺破去，將來必受害不淺。」高進忠答應著，也就即刻退了出來，與中軍一同出得寺門，回轉撫轅而去。這裡白眉道人又命方魁將童千斤的屍體掩埋起來。

中軍與高進忠回到撫轅，先將如何打死童千斤，馬雄如何點傷謝亞福，詳細說了一遍，又將白眉道人所說，擬往福建少林寺去會至善，將寺破去，為世人除害，請撫臺具奏，請旨簡派武藝超群的大員前來協助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曾必忠聞言，先將高進忠獎賞了一番，又命他寄語馬雄，俟少林寺破去時再行升賞，先給他一個乾總職銜以示鼓勵。又允他照白眉道人所說，具奏請旨，簡派武員幫同消滅惡霸，高進忠唯唯應命，告退出來，仍回巡捕房當差，聽候差遣。當日又將馬雄請到，將撫臺獎賞的話告訴一遍，又叫他次日親到轅門稟謝恩典。馬雄也甚得意，次日即來謝恩。曾必忠又將他傳了進去，獎勵一番。當日曾必忠即照白眉道人所說之詞，暨高進忠如何打殺童千斤，馬雄如何點傷謝亞福各節，修成表章，用了八百里加急，限日馳遞進京。果然沿途驛站馬夫，不敢稍行怠慢，真個是無分日夜，飛星馳遞，不過兩日光景，已馳抵京城。

當日折差呈遞值日官，轉送內閣。這日陳宏謀接到這本奏章，當即敬謹代拆開來，看了一遍。此時雖得著聖天子不日將回京的消息，卻未知聖駕究竟定在何日回鑾，曾必忠奏請簡派武員，在朝如侍衛各官，又不敢擅自作主派他們前去，頗覺為難。因將軍機大臣劉墉請來，彼此商議，二人計議了一會，忽然劉墉想起兩個人來，因與陳宏謀說道：「一月前聖駕巡幸浙江，在嘉興府得了兩人，一名鮑龍，一名洪福，即著他們奉旨進京，著我等先將二人留京，聽候簡用。鮑龍著賞給巴圖魯勇號，記名總兵，洪福著賞給都司，現在這兩人尚在京中，並無差遣之處，何不著他們二人，前往廣東協破少林寺呢？」陳宏謀聽說道：「非老年兄提及，某倒忘卻了，既有此二人在此，是好極了，正好著他們前去，借此效力建功。」二人計議已畢，即著人將鮑龍、洪福傳來，告訴他們，明日即行發付咨文川資，又寫了一封信，使他們二人，星夜趕赴前去。鮑龍、洪福見有此等差委，心中好不歡喜，當時就叩謝已畢，領了川給，就回到自己寓所，也無甚料理，只打了兩個包裹，帶了鋪蓋，二人即日起身，也是不分曉夜，直望廣東進發。

在路行程，不過半月。已經到了廣東，即來到撫轅，將咨文書信投進，曾必忠先將咨文看過，又將陳宏謀、劉墉二人的書信，看了一遍，甚為大喜。並知道聖駕尚未回鑾，當下即傳鮑龍、洪福進見。鮑龍、洪福聞得傳見，也就趨步進去。見了曾必忠，行禮已畢，曾必忠見他二人相貌魁梧，身軀雄壯，卻是暗暗誇獎，因又將胡惠乾如何惡霸，甚至白眉道人擬赴福建捉拿至善禪師，破除少林寺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並命他二人，務要竭力盡忠，方不負天子知遇之恩。鮑龍、洪福也就稟道：「大人的栽培，總兵都司等，自當竭效犬馬，上報國恩，下除民害，但不知何日起行？」曾必忠道：「一俟少林寺有信前來，即要一齊動身，你二人可即在本衙住下，聽候差往便了。」

鮑龍、洪福告退出來，便至高進忠那裡往拜。高進忠此時已經知道，一聞他二人前來，隨即請見。三人見了面，行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，彼此先談了幾句浮文，然後高進忠又將少林寺至善禪師本領如何高強，如何縱容門徒行兇作惡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鮑龍道：「據老兄說，如此若不治以國法，則百姓受害非淺。即如方才小弟，見著中丞的時節，聞他老人家所說胡惠乾那種作惡多端，行兇仗勢，若非兄長前來，將他置之死地，不但方魁一家數口屈遭殺害，便是省城內的百姓，也是受害不淺。至善禪師既知他的徒弟這些行為，早該將他約束，不准他們如此才是道理，如何反去偏幫他們。無怪那一班門徒莫不倚仗師父是少林中的魁首，便在外行兇霸道。若不從為首的辦起，何以懲惡霸而安賢良？白眉大師現在何處？小弟等擬於明日親自往拜，借識慈顏，並請他老人家教導，指授些心法。」

高進忠道：「家師現在住西禪寺，即當日胡惠乾與三德和尚盤據之所。他兩人被殺之後，即由兩縣另招了妥僧在那裡住持。家師就借住在那裡。兩位大老爺既然明日要去，待卑職領道便了。」鮑龍道：「高兄你如此稱呼，使某無立身之地。什麼大老爺長，卑職短，這可不是笑話？切勿如此！」高進忠道：「在官言官，這是國家的定例，某何敢越分不論尊卑？這是當得的。」鮑龍決計不行，總要他以兄弟稱呼，才覺得親近。高進忠見他如此，也就答應。於是三人頗為合意，就暢談起來。

正在談論，忽見方魁走了進來，向高進忠道：「師父叫你立刻前去。」不知為著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